

春琴抄

谷崎潤一郎



春琴抄

〔日〕谷崎润一郎 著

郑民钦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琴抄/[日]谷崎润一郎著;郑民钦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6.6
ISBN 978-7-5442-8306-9

I.①春… II.①谷…②郑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8148号

春琴抄

[日]谷崎润一郎 著
郑民钦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胡圣楠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3.25
字 数 344千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306-9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录

春琴抄

1

痴人之爱

79

各有所好

283

春琴抄

春
琴
抄

春琴，本名鵠屋琴，生于大阪道修町的一个药材商家庭，卒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其冢在大阪市内下寺町的某座净土宗寺院里。前几天，我路过此地，忽萌谒墓之念，便入寺内，请人指引。

寺院的杂役对我说道：“鵠屋家的墓地在这边。”然后带我往正殿后面走去。只见一丛山茶树荫下排列着几座鵠屋家历代的坟墓，却没有找到春琴女的墓。从前鵠屋家的女儿中，应该有这么一个人啊。那么她的坟墓在哪里呢？寺院的杂役听我这么一说，略思片刻，说道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边有一座坟墓，或许是她的吧？”说罢，他带我走上东面陡坡的台阶。

我知道下寺町东面的后边是一片耸立的高地，高地上有一座生国魂神社。现在正在拾级而上的陡坡就是从寺院内通往高地的斜坡。这个地方生长着许多在大阪市内比较少见的树木，郁郁葱葱，而春琴女的坟墓就修在把这斜坡削平的一小块空地上。墓碑的正面刻着她的法号“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”，背面刻着“俗名鵠屋琴，号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五十八岁”一行字，侧面则刻着“门生温井佐助立”几个字。

春琴女虽然毕生姓鵠屋，但大概由于她实际上与“门生”温井检

校过着夫妻生活，所以死后只能选择在稍微离开鵺屋家族墓地的地方另修坟墓吧。据寺院的杂役说，鵺屋家族早已没落，近些年难得有族中之人前来扫墓，偶有来者，也几乎不去春琴女的坟墓祭扫，大概他们并不把春琴女视为鵺屋家的亲人。

“这么说，这亡灵岂不成了孤魂？”我说。

“其实也并非孤魂。住在萩茶屋那一带的一个约莫七十岁的老太婆每年都要来一两次。她每次都是先祭扫这座坟墓，然后，你瞧，那边还有一座小坟墓吧。”他指着春琴坟墓左面的一座坟墓，说道，“然后一定还要去那座坟墓烧香供花，并且还留下诵经钱。”

我走到寺院的杂役所指的那座小坟墓前一看，墓碑的大小大约只有春琴墓碑的一半，正面刻着“真誉琴台正道信士”几个字，背面是“俗名温井佐助，号琴台，鵺屋春琴门人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八十三岁”。

原来这是温井检校的坟墓。至于住在萩茶屋的那个老太婆，在后文中还会出场，所以这里暂时按下不表。只是说这座坟墓比春琴的坟墓小，而且墓碑上写明是春琴的门人，这显示出检校死后依然恪守师徒之礼的遗志。

此时，殷红的夕阳照在墓碑上，我伫立在这山岗上，眺望脚下大阪市的一片景象。大概这一带自古就是难波津的丘陵地带，高地就是从这里往西一直延伸到天王寺。但如今树木青草受到烟尘的污染，绿叶已失去光泽，毫无生气，枯萎的大树满身尘土，令人觉得大煞风景。不过，当年修造这些坟墓的时候，一定更加树木葳蕤，郁郁苍苍。即使现在，作为市内的墓地，这一带应该是最为幽静、最为开阔的去处。一生纠缠着奇异因缘的师徒二人永眠于此，共同俯视着夕阳薄霭下矗立着无数高楼大厦的东方第一大工业城市。今日的大阪已经巨变，并未留下检校在世时的一些旧痕，然而，唯有这两块墓碑仿佛依然述说着师徒深情。

其实温井检校一家都信奉日莲宗，除了这检校之外，温井家族的坟墓都在他的故乡江州日野町的一座寺院里。然而，检校竟然抛弃世代祖辈的信仰，改信净土宗，甚至死后也不离春琴女身边，完全是出于殉情。据说春琴女在世之时，他们早就商定好师徒的法号、两块墓碑的位置以及比例的协调等事宜。现在据目测估计，春琴女的墓碑高约六尺，而检校的墓碑恐不到四尺。两块墓碑并排竖立在石板铺就的低矮台地上，春琴女坟墓的右侧种有一棵松树，绿枝伸展，如屋顶般罩在墓碑之上，而就在左边两三尺远的检校坟墓没能得到树枝的荫蔽，伺坐其旁，状如鞠躬。观此景状，不禁令人想起检校生前恭诚事师，如影随形的景象，如今木石有灵，仿佛依然沉醉于昔日的幸福之中。

我跪在春琴女的墓前，恭恭敬敬地参拜之后，将手放在检校的墓碑上，抚摸着石碑的顶部，在山丘上低首徘徊，直至夕阳坠入大城市的远方。

二

最近我收集的书籍中有一本名叫《鵙屋春琴传》的小册子，它成为我了解春琴女的开端。这本小册子使用纯楮树皮制作的和纸，四号铅字印刷，约有三十页，看来是春琴女三周年忌辰之际，她的弟子检校托人编写的传记，并赠送给人的。其内容以文言文写成，以第三人称称呼检校，但资料无疑是检校所提供，所以将作者视为检校本人谅亦无妨。

据传记所载：

春琴家世代称鵙屋安左卫门，居大阪道修町，经营药材。至春琴之父，乃第七代也。母繁女，生于京都駄屋町之跡部家门，嫁安左卫门，生二男四女。春琴为次女，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。

又云：

春琴自幼聪颖，且姿容端丽高雅，无与伦比。四岁习舞，举止进退，自得其法。舒臂回腕，优柔美艳，虽舞姬犹未能及。其

师频频啧啧声赞叹道：“惜哉此子，以其才华素质，可期扬美名于天下，然生为良家子女，谓之幸乎，抑或不幸乎？”又幼学读写之道，长进颇速，甚至凌驾于二兄之上。

倘若这些文字出自将春琴奉若神明的检校之手，真不知道有几分可信。不过，她天生“姿容端丽高雅”这一点倒是有许多事实可资佐证。当时的妇女大抵身材较为低矮，她的身高也不到五尺，脸庞、四肢极其娇小纤细。从流传至今的春琴女三十七岁时的相片来看，她有一张轮廓匀称的瓜子脸，鼻子、眼睛仿佛——是用可爱的纤柔细指捏就般小巧玲珑，似乎随时都会消失掉。这张照片拍摄于明治初年或者庆应年间，所以相纸上随处可见斑白点，如同久远的记忆般模糊不清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给人上述的印象。不过，从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来看，除了感觉她具有大阪富商家女儿的气质外，虽然也很漂亮，却缺少独特个性的光采。从长相上看，若说是三十七岁，倒很合适，但说她显得像二十七八岁，也无可无不可。

此时的春琴女，双目失明已有二十余载，但看上去，与其说她是盲人，倒更像是闭合着眼睛。佐藤春夫曾云：“聋者若愚，盲者似贤。”为何如此呢？因为聋者听人说话，总是紧蹙眉头，瞠目张口，时而歪头，时而仰首，多少显得呆头傻脑；然而盲人则端坐静然，低首敛颌，状若闭目沉思，似显深思熟虑。此说是否能通用，不得而知。但大概由于我们平时看惯了佛菩萨的眼睛，所谓“慈眼观众生”的慧眼总是半开半闭，所以觉得闭眼比睁眼更显得慈悲、可贵，有时甚至令人心怀敬畏之情。

也许由于春琴女是一个格外温柔的女子，从她紧闭的双眼中，仿佛感受到参拜古老画像里的观音菩萨那样的些许慈悲。据说春琴女的照片仅此一张，先前此后都没有照过。她年幼之时，照相技术尚未传入日本，而在她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年，由于偶然遇到一起灾难，此

后她就决不再照相。因此，我们只能凭借这一张古旧模糊的照片想象她的容貌风姿，此外别无他法。

读者通过上述的说明，面前会浮现出一副什么样的容貌呢？恐怕只能在心中勾勒出很不完整的模模糊糊的轮廓吧。不过，即使看到真实的照片，也未必就了解得更加明白，或许相片要比读者想象的更加模糊。其实，春琴女照这张相的时候，也就是她三十七岁那一年，温井检校也成了盲人。检校这一生中最后所见的春琴女的容貌，应该和这张照片上的十分近似。那么，残存在晚年的检校记忆里的春琴的姿容难道也是如此模糊吗？抑或他以想象补充逐渐淡漠的记忆，从而塑造出与真实的春琴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贵妇人形象呢？

三

《春琴传》继续写道：

双亲视琴女如掌上明珠，唯宠爱此女，胜过其他五个兄妹。然琴女九岁时不幸患眼疾，旋即双目失明。父母极度悲伤，母亲怜其女之不悯，怨天尤人，一时如疯若狂。春琴从此断念舞技，遂专心笃学琴与三味线，有志于丝竹之道。

春琴患的是哪一种眼疾，并不清楚，传记中也没有更加详细的记载。但是后来检校对人说过：“真可以说是树大招风吧。只因师傅容貌技艺双全出众，故而一生中两次遭人忌恨。师傅之所以命蹇运乖，完全是因为这两次灾难造成的。”

如果综合考虑他这一番话，就会感觉其间似乎藏有什么隐衷。检校还说他师傅患的是风眼。

春琴女从小娇生惯养，性格难免有傲慢骄横之处，但是她言行举止亲切和蔼，对下人也关怀备至，兼之生性活泼开朗，与他人及兄妹相处和睦，一家人都很喜欢她。然而，据说只有小妹妹的乳母认为父母偏心，愤愤不平，暗中嫉恨春琴女。

所谓风眼，众所周知，是性病的细菌侵入眼黏膜引起的。检校之意，乃是暗指这个乳母采用某种手段导致春琴女失明。然而，检校此话是否拥有确凿的证据，还是凭空想象，不得而知。从春琴女后来的暴躁脾气来看，也能猜测正是由于上述事实对她性格造成的影响。不仅仅这件事，检校在哀伤悲叹春琴女的不幸的时候，竟不知不觉地出现攻击诅咒他人的倾向，所以对他所说的乳母等事情不能贸然全信，恐怕只是他的臆想猜测罢了。总之，我在这里不敢妄写原因，只是记载她九岁失明的事实，如此足矣。

传记写道：“从此断念舞技，遂专心笃学琴与三味线，有志于丝竹之道。”就是说，春琴女之所以潜心于琴曲音乐，是由于她失明的结果。据说她本人也经常向检校吐露心曲：“我真正的天分在于舞蹈，现在有人称赞我弹奏的古琴和三味线，其实是他们对我这个人还不了解。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得见，就决不会走音乐这条路。”这些话听起来，有一半觉得她是自诩在不擅长的音乐方面也能如此精湛，可以窥见她傲慢的一斑。但是，令人怀疑这些话是否经过检校的修饰加工，同时至少还会产生这样的怀疑：莫非是检校对春琴女一时兴起任情而发的话语如获至宝，铭记在心，为了抬举她，才故意赋予如此深刻的内涵？

上文所说的那个居住在萩茶屋的老太婆，名叫鸣泽照，是生田流^①的“勾当”^②，热心伺候晚年的春琴女和温井检校。据她说：“听说师傅（指春琴）舞技精湛，然而古琴、三味线从五六岁起便受教于春松检校，以后一直勤奋练习，所以并非失明之后才开始学习乐曲的。当时的习俗，良家女子都是很早就开始习学才艺。师傅在十岁时就能掌握难度很大的《残月》，并能用三味线独奏。由此观之，她具有音乐

①琴曲流派，京都生田检校所创，主要流行于关西地区。——译注。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。

②盲人乐师的官名，在检校之下。

天赋，非凡庸之辈所能及。只是失明以后，因别无乐趣，于是更加深入此道，精心钻研。”这个说法大抵属实，实际上她的才华从一开始就表现在音乐方面，至于舞蹈方面达到多深的造诣，令人怀疑。

四

虽然春琴专心致力于音乐之道，但是按照其身份，并无谋生之虞，大概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。至于后来她作为琴曲的师傅，自立门户，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的。即使如此，她也没有以此谋生，每月从道修町的家里送来的金钱之多，是琴曲收入无法比拟的，但依然满足不了她奢侈豪华的挥霍。

如此说来，她学习音乐，大概起先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将来的目的，只是出于兴趣爱好努力钻研技艺。由于天资聪颖，再加上刻苦用功，所以传记所说的“十五岁时，春琴技艺大长，出类拔萃。同门弟子中，竟无一人能与之比肩”的记载大概属实。

鸣泽勾当说过：“师傅经常得意地说道，‘春松检校是一位相当严格的老师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他的严厉训斥，反多是得到他的夸奖。我一去，他必定是亲自教授，非常亲切和蔼，所以我根本不理解人们害怕师傅的心理。’她没有尝过学艺的苦头就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，这恐怕是她的天分吧。”

春琴既然是鵲屋家的千金小姐，无论多么严厉的老师，也不会像培养一般艺人那样苛刻要求，总是要给予几分关照的。何况对这位虽生于殷富之家，却不幸失明的可怜少女，恐怕也带有呵护的情感。不